



### 春日詩會

接到《香港文學》主編游江先生參加「春日詩會」的邀請，心中有些惶恐，自村寫不出像樣的作品，再去當眾「聲情並茂」地朗誦，豈不是太貽笑大方。游先生善解人意，他半帶激勵半帶期許地說：「都是和文學結緣的人，談天說地，你聽着也有趣。」他還要我為詩會朗誦一首海子的詩。我忙問是哪一首。不一會兒，「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從微信的對話框裏跳了出來——是《日記》！不得不說，游先生真了解我，就算我能找各種理由不去詩會，都無法拒絕當眾朗誦這首海子的詩。我秒回：「沒問題！」想了想又補充：「每次讀，眼角都濕濕的！」

上個周末，深圳八卦嶺的一間工業大廈裏，香港和深圳的50多名詩人——當然，還有我這樣不會寫詩但自信熱愛詩歌的人，聚在了一起。主辦方很有心，不但將大家的詩作結集打印，還請專業樂隊為朗誦配樂。音樂響起了，詩歌流淌了，空氣裏滿是文學的「香氣」，裏面混合着理想、熱愛、時代、思考，混合着不同的顏色和人生。有粵語、湖南話，也有帶着濃濃東北味的粗獷的普通話，有一位旅居香港的外國詩人，用阿拉伯語朗誦了他的詩。這春天的詩會，讓時光很輕，世界很小，愛很長，午後明亮。

輪到我上場的時候，我才發現自己信手寫下的詩有點「不合時宜」，明明是「春日」詩會，我卻寫了一首《妒忌的夏天》。之後，我在一段滄桑的樂曲中，朗誦了海子的《日記》，每一個字，我都似看見從那個天才詩人生命裏迸發的思緒和光芒。

那天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游江先生朗誦杜甫的《登高》：「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游先生個子不高，卻那麼激情滿懷，震驚了在場的所有人。詩人的家國永遠那麼厚重深沉，我一下子對這春日詩會有了更深的共鳴。



作者朗誦詩歌新作《妒忌的夏天》！ 作者供圖



## 不能停歇的自我教育

你今天自我教育了嗎？我每天臨睡前都要這樣自問。如果答案肯定，我一定睡得踏實；如果答案否定，我往往夜半夢醒；倘若答案模糊，我必定輾轉反側。真的不是跟自己過不去，而是心這東西實在不好欺騙。

活了大半輩子，我雖然庸碌，所幸沒有墮落，功在自我教育。我常常自問：隨着年齡的增長，心靈成長是否同步？這一問並不多餘，對我不多餘，對大家也未必多餘。堅持自我教育，進行心靈建設，每個人都應該一以貫之，這不是哪一個人的需要。社會需要上善，人間需要溫情，心靈若被愛的正能量充滿，世界便處處清平。行為由心靈指引，目標不錯，方向就對，希望就在。

從不間斷的自我教育中，我獲益甚多。在行將墮落的時候幡然醒悟，在遭遇絕望的時候重拾信心，在痛苦纏繞的時候找到快樂，在偶得成績的時候不失清醒。我這一生沒有什麼值得稱道的地方，唯一聊以自慰的是在歲月的磨難中懂得了自我教育。我因此常常暗自慶幸，感恩曾經的一切，也感恩我自己。在這個世界上生活了60多年，我就明白了一件事：作為生命個體，我最強大也最弱小，最神奇也最平凡，最重要也最不重要。我如此，你也如此，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明瞭這個道理。這種明瞭來自我的自我教育。

有人問我：你曾經後悔過嗎？我說，我從不為此生做過的任何一件事後悔。即使真的做錯了什麼，我也決不後悔，因為我知道後悔沒有用，但我會通過自我教育從錯誤中總結教訓，力爭不再犯同樣的錯誤。就一生而言，所有的生活都是第一次經歷，犯錯在所難免，錯了就改正，無法改正的就吸取教訓，後悔什麼呢？

有人因此以為我無慾無求，問我何以能夠做到。我說，其實，我有慾也有求，所幸還知道有度。不間斷的自我教育使我懂得：一個人可以有慾有求，但不可以放縱慾求。也有人曾這樣問我：你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我說我是個不好不壞的人：既善良，又醜陋；既勇敢，又怯懦；既慷慨，又小氣；既自信，又自卑；既有擔當，又怕事。我的不好不壞，有來自內心的本能，也有來自家庭和社會的影響。正因為不好不壞，所以才崇尚不間斷的自我教育和心靈淨化。

我其實是一個矛盾體。45歲之前，我是理想大於現實，卻一直向現實妥協；45歲之後，我是現實大於理想，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超脫了現實。以前更多的是向外尋求，現在我更關注自己的內心。雖然從未間斷過自我教育，但前後顯然有所不同，如今更加自覺。自我教育對一個人很重要嗎？我的回答是，至少對我是如此。

人的內心本來就很複雜，加上生活的影響，社會的着色，人在很多時候是渾濁、迷茫而猶疑的。自我教育是為了實現內心的安定，唯有內心安定，人才能達至生命的清幽，辨明人生的方向，獲得前行的力量。

不間斷地用文字記錄人生歷程中的自我教育心得，是我的一個習慣。我認為自我教育心得屬於我個人史的一部分，同時折射着社會人生萬象，值得記錄下來。有空的時候，我會對這些心得進行整理，一次整理就是一次重溫，所謂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如果我們還有一點小小的智慧，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將這小小的智慧傳遞給有緣分的人。

在我的寫作生涯中，大部分文字都是自我教育心得，這些心得生在我的經歷和閱歷裏，長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我從不憚將全部的自己袒露出來。功是我修的，業是我造的，既是自我教育，就不能厚此薄彼。通過不同的渠道，我毫不吝嗇地將這些心得分享給大家，一是意在給有心人提供一個心靈參考；二是期待獲得有緣人的督促。自我教育是一輩子的教育，不可間斷卻容易懈怠，既要有發乎內的堅持，又要有來於外的提醒。

對我而言，自我教育也是活着的理由之一，缺少自我教育，心靈勢必荒蕪，如若這樣，我雖生已死。



### 茶顏悅色

我今天回杭州。走在路上，出租車忽然經過一處茶顏悅色，我很有一股衝動下去買兩杯，帶到杭州，給幾位好朋友。最好他們激動之餘還能夠發一個朋友圈，並附言：「朋友從武漢來，專門帶了杯茶顏悅色給我。」我想，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二人都會沉浸在一種快樂當中。他因為獲得了一個罕見的禮物而感受到重視。而我，一想到此種行為強調了我們的友誼，就對我要去的那一地產生了一種強烈的渴望，似乎我有了不得不去這裏的理由。

其實，要我說，這個只在華中地區售賣的手調飲料並不比喜茶更好喝，它最有名的儘管是中國茶和各種奶茶，可是在這個競爭異常激烈的現代世界，任何同類事物的獨特性在瞬間就會被模仿，以至於他們到最後都大同小異。不過，茶顏悅色很小心地放慢拓展自己領地的企圖。在別處，它僅僅開一家旗艦店或者一段時間的快閃店，它的重點放在湖南周邊的幾個華中地區的城市，譬如長沙和武漢。一地就有幾百家。這反而因其在當地的轟動造就了

它作為地域代表的作用，進而令其立於不敗之地了。

因為在我看來，它的地域意識是極為濃郁的。先是它的產品，用的茶葉都點名是中國茶，再看它的Slogan、招牌和包裝，均是國風的。甚至很多茶顏悅色的店舖，竟布置得像個懷舊雜貨舖。就好像它已然成了一個文化景觀，在招攬生意的同時，也成了一個景點。

但凡你途經此地，一想到回家需要買些當地特產，你就會想要買點它的產品。最極端也是最標誌性的事，就是回到我這篇文章的開頭，你千里迢迢，帶着一杯飲料，還未出發，就忙不迭地告訴你的朋友，今天出來吧，我帶了茶顏悅色給你。於是你的朋友定然會瞬間就被感動了。他幾乎不需要考慮很多，就會欣然接受邀約。因為他成了獨一無二那個即將見證友誼的人。這份心意是這位即將歸來者的心意，但它也是商品本身所具有的地域限制帶來的，這限制推高了一杯手調飲料的價值。

這種獨特性讓人倍感幸福，一個人居然在另一個地方有想要立刻見到的人，這個人雖已許久未見，可是並不讓他感到生疏，而有一種久別重逢的渴望。因為這手調飲料的新鮮感，使這相遇更迫切，更必須，更不可遏制。這樣的一個人存在，就讓你擁有了愛人的能力。就好像愛人本來是一個人的事，這說的是情感在精神層面上被提倡為一種情緒本體論。一種情緒不可自控，又無來由而不需要他人存在的地步。可它終究指向了一個人，那就是這杯飲料即將被送達的那個人。這讓你的精神性友誼落了根。

自然，它採用飢餓營銷的方式就不足為奇了。幾乎在每一間繁華地段的茶顏悅色都人滿為患，喝一杯飲料要等1個小時。它這樣步步為營，保持國風特色，處處時時都體現了一種展示獨特性的邏輯，為了這種獨特性，它甚至犧牲了業務拓展。至今，我們在華中地區之外還很少看到這個品牌去開店。這或許就是一種折中主義的案例，用特殊性作為傳播的內容，傳播的一般性就特殊化了。這可謂一種後現代文化在一個商品上之體現。



### 桃花春水 約白鵝潭

「回家，當然是聊家常說家事，聊文學的家事……」中國作協創聯部主任、著名作家彭學明於「桃花春水白鵝潭 粵港澳大灣區作家回家」活動如是說。

此活動由廣東省作協會5月18日至20日於廣州盛大舉行。來自粵港澳大灣區以及新疆內蒙古共51位作家參加，共聚於新啟用的白天鵝大灣區藝術中心廣東文學館，親切交流，並進行文學高質量發展研討會及分組創作交流會。我和姐姐潘金英非常有幸參與其中，因相隔疫情多年，重臨廣州，甫踏出宏偉的廣州南高鐵路，已心潮澎湃，激動不已。

歡迎會上，省作協張培忠書記說，粵港澳大灣區地緣相近、文脈相連。這些年，作家往來更加頻繁、交流更加積極、創作更加活躍、成果更加豐碩。這是對作家們很大的鼓勵和支持。我們參觀了廣東文學館多個展廳，及「魯迅家」特展，美術館和非遺展，當中運用一步一景及多媒體展示方式，令人感受到沉浸式觀展體驗，大家聲聲讚賞，手機拍攝不停。

既是回家談文論藝，我們在創作交流會上，就可暢快發言交流，潘金英說香港終於也擁有文學館了。為開館前奏活動，我們給南來作家手跡著作展借出紅衣長跑詩人何達老師的書信、手稿、生活照片及著

作等，大會向我們頒贈感謝狀。而這次到廣州也捐贈了我們的16本作品給廣東文學館，並獲頒授了參會紀念牌和「入藏證書」，彌足珍貴。

我們這次回家意義非凡，來自不同地方的作家多心靈交流，切磋創作；我倆祖籍廣東，來到廣州真感到特別親切溫暖哩！

廣州文化底蘊深厚，常保持特色又有推陳出新之舉措，雖歷久卻常見新發現，早前潘金英為《你好中國》系列繪本寫了一本《你好廣州》，尤感到特別溫馨難忘。

繪本精美，借她童年記憶及廣州特色文化，她通過有趣筆筆給孩子們述說廣州可愛之處，盼望繪本串連着大灣區的大小讀者，從昔日一份情，促進海內外更多大小朋友體味祖國壯麗河山，延續家國情誼，共同進步幸福，展開更多元的成就，發展一日千里，讓我們作家彼此藉交流互有啟思，激發創作靈感，寫出更多受歡迎的優秀新力作。



筆者和作家彭學明(右) 作者供圖



### 十方親族匯南洋

2024年5月25日是南洋潘氏總會成立85周年慶典，香港潘氏宗親會4名代表應邀南下獅城到賀，筆者少不

免撰聯誌慶。其聯曰：  
八紀宗僑懷北里  
十方親族匯南洋  
上款：「香港潘氏宗親會奉賀南洋潘氏總會85周年紀念。」  
下款：「南海潘國森撰順德潘少孟書。」這又當然敦請書法名家、前輩詩人潘少師揮毫。

85年前即是1939年，是為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中國全面抗日後的第三個年頭，當時新加坡仍未獨立，與檳城、馬六甲等地同屬於英國帝國主義殖民者強佔的「海峽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1941年底日軍入侵馬來亞半島，1942年初新加坡亦淪陷於日寇鐵蹄之下。戰後英國陸續放棄海外殖民地，1963年馬來西亞建國，1965年時任首相東姑阿都拉曼(1903年-1990年)要求新加坡退出馬來亞聯邦，新加坡於是獨立。

1938年新加坡華僑陳嘉庚(1874年-1961年)號召中國僑胞捐款救國，後來成立「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南洋潘氏總會就在這個時空背景下成立，遙想當年潘氏僑胞必定對此義舉有所貢獻。80多年過後，新馬都獨立成國，南洋潘

氏宗親移根換葉，仍堅持在所屬國履行公民義務之餘，代代繼承不忘祖宗、心懷故里的傳統。

1紀為12年，7紀便是84年，85周年已踏入第8紀。宗親自南洋北顧，就是祖宗鄉里所在的方向。故上聯曰：「八紀宗僑懷北里。」

八方是四正(正東、正南、正西、正北)四隅(東南、西南、西北、東北)。八方再加上兩方就是十方。上下兩方，又可以理解為過去與將來。下聯曰：「十方親族匯南洋。」

南洋地區廣闊，起碼涵蓋「東協十國」，即是「東南亞國家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的十個會員國，包括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汶萊、越南、老撾、緬甸、柬埔寨。南洋潘氏總會立足新加坡，地處南洋的中心，筆者熱切期待彼方宗長借助於天時地利，和歷史賦予他們的任務，聯繫和團結僑居整個東南亞的潘氏子弟。



聯贈南洋潘氏總會，正中者為該會會長潘用昆宗長。 作者供圖



### 素描基礎如打攔路虎

在畫班有一男青年在學習素描時悶悶不樂，看得出他的心不在鉛筆尖，只隨意應付，也不依進度作畫，與其他學得興致勃勃的同學大相逕庭。他喜歡繪畫，但只愛用廣告彩來畫自己喜歡的動物，最後他告訴我他要退學了，因為素描太單調沉悶，他只愛色彩！

除非他以色列彩去表達不同的抽象效果，不然要學寫實畫就難以擺脫素描的過程，其實畫動物也是寫實的，總不能把狼畫成狗，把虎畫成貓。

畫寫實畫的人都知道素描是學習繪畫的最基本，現代人從小執鉛筆學字，以鉛筆來開始學習最是簡單。冉茂芹老師在他的畫冊《素描手帖》序文中就說到：「要畫像物體那麼容易嗎？那要掌握比例、透視、明暗、空間的種種知識，而這些知識又必須由淺至深，循序漸進，沒有速成之路可走，一定要從基礎做起，缺了哪個環節，那個缺陷就如老虎般蹲

在你的畫中，不管你名氣多大，明眼人是看得出來的，你非得要打死了老虎才能過得了景陽關。」

冉老師的話，清楚表達了素描對寫實畫的重要性。我繪畫這麼多年，一起對模特兒作畫的畫友無數，令我感受最深的是許多人愛繪畫人像，但就是不願多花時間在基礎上，於是有些人畫了幾十年，仍是比例掌握不準，明暗處理不佳，常見的作品是有肉無骨，骨骼結構不準確等。現代人愛追藝術潮流，哪個畫室安排有裸體模特兒，就一窩風地去畫，認為是走在潮流之中，但本身沒學好基本功，見不少人無從入手，橡皮膠擦完又擦。我只能心中說：「去好好學基礎吧，才能享受到繪畫之基礎。」

學習基礎往往是最低沉悶艱難的階段，有如背乘數表、音樂記譜、跳舞記步法，不同運動初期須練習同一動作。當捱過了這一關，熟習得成為本能動作後就能揮灑自如，樂在其中！



畫家冉茂芹的炭筆素描《白衣女郎》。 作者供圖



### 不一樣的煙火

多啦A夢全球首場無人機表演選址維港，鐵粉裡激動前往打Call，加上原本白天還有些陰霾的天空入夜後忽然變得月朗星稀，心情一度美滋滋。然而，樂早了。

應該是卡通公仔的緣故，這一場的觀眾裏，小朋友特別多。起初並無什麼特別，大家像以往每一場煙花和無人機表演那樣，保持緊湊而微妙的距離錯落擁擠着，亂中有序。隨着開演臨近，一個男人忽然蹲低，指揮他仔仔騎到他脖子上，旁邊的妻子嫺熟協助。再站起時，父子倆變形金剛合體已然2米5，像座山一樣把後面1米6的姑娘擋了個結實。然而這只是個開始，他們仔就像個發令槍，捧杯為號之下，四周難掩騷動，紛紛開始跟莊，不一會兒功夫，滿目皆是普通話叫「騎脖子」、廣東話叫「騎膊馬」、北京話叫「嘿兒嘍着」的高大造型。這一片父愛如山組成山脈，其他人都在山陰處。

小朋友個子矮，是弱勢群體，當然應該給與照顧和幫助；父母愛孩子當然也可以理解，但一切卻也應該科學合理以及適度。無人機表演在半空，小朋友只需被抱起來與成年人保持差不多的視線高度即可抬頭完美觀看，大人省力，孩子安全，更不會阻擋別人的視線。但當一個孩子被「嘿兒嘍」起來，其他家長馬上就會既怕被擋，又怕自己的孩子落了後，少佔了資源，於是豁出老腰也要扛娃起來。小狸親眼看到，在巨人山脈的陰影下，一個個個媽媽，焦慮半天

後，終於心一橫，也企圖讓孩子騎到她脖子上。那孩子個頭屬實比她小不了多少，在她背後爬了半天也上不去，鞋底甩來甩去，而媽媽的高跟鞋更是顛顛巍巍，直讓旁人心驚膽戰。實在沒想到，看個機器貓，也要這麼廢。

而除了卷，看Show時因自身行為而罔顧別人感受也屢屢牽扯公德討論。此前，網上有熱帖聲討迪士尼煙花Show中有成年人「騎膊馬」擋視線，而就在這幾天，還爆出了某演唱會場內有人在座位上墊了N個墊子高出後面人大半個頭，頭戴巨型帽子、頭飾甚至繫高丸子頭看電影被投訴。成年人「騎膊馬」是自私，非必要的小朋友「騎膊馬」行為其實也是啊，而且不止會對別人造成不便和困擾，更可能再加上一份道德的綁架。

而除了自律，其實主辦方也應該考慮在制度上進一步完善，比如在這種小朋友熱衷的活動中設立一些位置更好的兒童專區，可以讓家長不把孩子舉起來也能舒服觀賞。用制度保證公平，盡可能少地考驗人性，社會更和諧。

話雖這樣說，但仍忍不住用一個有人的例子來結尾。有網友分享她某次在湖南長沙橘子洲看煙花的經歷，那天天下着大雨，煙花開始燃放的時候，前排所有人卻都把雨傘收起來了，沒有一把傘撐開，大家都有了完美的視野。網友說，那天大家後來都淋成了落湯雞，但那晚的煙花成了她最美妙的記憶之一。

不一樣的他者，不一樣的煙火。